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高连营 ◎主编

生命符号的启迪

SHENGMINGFUHAODEQIDI

死亡教会人一切！

只要下定决心克服恐惧，
便几乎能克服任何恐惧。
因为，请记住，除了在脑海中，
恐惧无处藏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生命符号的启迪

主编：高连营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数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高连营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06.12

ISBN7-204-07897-7

I.开… II.高… III.文学-作品集-中国IV.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68 号

开启未来丛书之文学作品集

主 编 高连营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发行电话: 010-87713181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75.725 印

字 数 4000 千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204-07897-7/I·1685

定 价 1192.00 元(全 40 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总 序

文明的华夏,名人辈出,代代相续,千古人物。

成功、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时代都令人向往的不倦话题。

步入这个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谁不希望成功?谁不想到成名?谁不企盼成家?21 世纪的年朋友们不禁提出这样的问题:“成功从何处起步?成名的奥秘在哪里?成家的诀窍是什么?名人名家们的岁月时代是怎样度过的?”

《开启未来》丛书将回答你们的这些问题。丛书的作者引用了各界名家名人百余位,怀着眷眷深情,驾起自己回忆的小船,溯流而上,去寻觅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去捕捉当年智慧的闪光,去追溯自己成功、成才、成家,为民族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源头。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名人名家不仅创造了令人景仰的成就,而且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高远的志向、顽强的意志、勤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正是今天朋友们不可缺少的心理品质。因此,了解名人过去的历史,这踪他们走过的脚印,领悟他们成功、成名、成家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从中一定能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这些名人,他们的青春岁月,充满了苦辣酸辛,坎坷磨难或

经战火洗礼，或历曲折境遇，或扬逆水的风帆，或留奋斗的足迹……

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有幸福的回忆，更有苦涩的泪水；有成功的喜悦，也有挫折的苦闷，更有失败后的反思。在名人的生活辞典里，不是没有平凡和琐屑，正是对平凡和琐屑的超越，才成就了他们的伟大和成功。

这套丛书的文字，不是这些大家名人们作流水账式的忆旧，而是在自己漫长的生活画卷上精心地撷取；也不是空洞冗长的理论说教，而是时过境迁的作者真情的流露、实感的迸发。因此读起来亲切、真实、自然，若汨汨清泉，沁人心脾。从他们的经历中，朋友们可以悟出成功的规律，做人的道理，处世的艺术，成名成家的奥秘。

老者不复返，来者永远新。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要把我国建设成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今天的年轻人任重而道远。希望你们都做伟大时代的强者，做伟大事业的成功者，肩负重任，迎着风雨，用坚强的信念，将理想的太阳从心头托起，用毅力的犁铧去耕耘不辍，走向未来，走向光明，走向自己的成功之路。

成功属于我，属于你，属于他，属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2006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作为生命符号的汉字	1
第一节 汉字符号的生命内涵	3
第二节 汉字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意识	11
第三节 汉字生命符号对人的启迪	17
第二章 汉字与中国艺术	28
第一节 汉字是一种“前艺术符号”	28
第二节 汉字与中国文学的意象创造	40
第三节 书画异名而同体	61
第四节 书象与字象	66
第五节 从汉字探讨中国美学的发展	71
第三章 作为文化镜象的汉字(上)	79
第一节 汉字与文化质点	80
第二节 汉字与文化结丛	86
第三节 汉字与文化模式	94

第四章 作为文化镜象的汉字(下)	102
第一节 汉字与服饰	102
第二节 汉字与饮食	120
第三节 汉字与居所	133
第四节 汉字与交通	143
 第五章 汉字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151
第一节 汉字与中国人的直观认知方式	152
第二节 汉字与中国人的朴素辩证思维	169
第三节 汉字与中国人的具象思维模式	180

第一章 作为生命符号的汉字

诗人刘湛秋在一篇题为《我爱你，中国的汉字》的散文中写道：

真的，它们可不是僵硬的符号，而是有着独特性格的精灵。你看吧，每个字都有不同的风韵。“太阳”这个词，使你感受了热和力，而“月亮”却又闪着清丽的光辉。“轻”字使人有飘浮感，“重”字一望而沉坠。“笑”字令人欢快，“哭”字一看就像流泪。“冷霜”好像散发出一种寒气，“幽深”两字一出现，你似乎进入森林或宁静的院落。当你落笔写下“人”这个字，不禁肃然起敬，并为“天”和“地”的创造惊叹不已。这些有影无形的图画，这些横竖勾勒的奇妙组合，同人的气质多么相近。它们在瞬间走向想像，然后又从想像流出，只在记忆中流下无穷的回味。这是一些多么可爱的小精灵呵！^①

这些呆板的方块字竟然成了一个个小精灵，深深地叩动着诗人的心扉。诗人为我们打开了汉字背后所隐藏的生命世界，

① 《人民日报》1988年12月18日。

那只能诉诸我们的感觉体验、和我们每一根神经都发生着关联的世界。

它实在是一些原始的符号,原始得犹如化石一般,没有那种所谓纯粹标音符号的“先进特性”,甚至也正是由于它才使我们民族蒙上了“野蛮”的耻辱,备遭讥讽。然而谁也无法否认。正是这原始才构成我们迷恋于它的最为重要的根源之一。打开甲骨卜辞或观览钟鼎彝器,立即感到扑面而来的刺激力,越过我们的感官,直透内在灵府。顷刻间这一个个符码似乎在我们面前跳动着。外表看来是那样的稚拙、苍莽、古朴、粗砺,但稚拙却让人可爱,苍莽中蕴育着神秘,古朴得透析出天籁之趣,像一个个天真活泼的孩童,而粗砺则穿透现代文明的繁文缛节,似乎使我们回到了自己的生命之所。它自从文明降临于这块土地,就一直伴随着我们走过几千年的漫漫征尘,它犹如一泓清泉,从文明初度的时代流出,流过了我们的祖先,今天又流入我们的心田,无数代人共同使用这一符号,在它们之中感受到生命的承续,感受到惺惺仄仄的交融,也感受到强韧的传统力量。

这些常使我们激动不已的符码,并不是艺术品,但却具有类通于艺术的特性,它的创造构思方式、形体构成特点以及启发人们生命精神的个性,都或多或少带有艺术的韵味。同时,中国艺术也深得汉字精神甘霖的浇灌,它直接促进了书法、篆刻等的产生,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并给中国绘画染上了卓异的色彩。正是据于此,我们可以把汉字叫做“前艺术符号”。维柯认为像汉字等象形文字是一种诗性文字,它是初民们用

“诗性智慧”创造的。所谓“诗性文字”^①,就是说这种文字具有艺术的特质,和我们所说的“前艺术符号”的涵义庶几相当。

第一节 汉字符号的生命内涵

我们说汉字是一种生命符号,最重要的原因则在于它是一种具象符号。具象符号不指谓世界,而显示世界。显示世界就是将客观的世界直接移人到符号世界中,不去割裂自然的内在生命,而是力求保护自然生命的完满性和原初形态,让生命自身去自然的呈露。这些小精灵是一群生机活泼的生命实体,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乃至大自然中的一切存在几乎都可在此找到它的形象。而对汉字就像来到大自然中一样,直感到一种生命的亲切感;面对汉字也就像看到许多跳动的心灵,产生一种生命的击撞和交融。

作为“诗性文字”的汉字,体现出生命本身的有机性。汉字的创造是人对自然的多角度的体认,它反映了主客之间的深刻联系,有机性是汉字生命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维柯曾经说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切语种里大部分涉及无生命事物的表达方式都是从人体及其各部分以及从人的感觉和情欲方面借来的隐喻,例如用‘首’指‘顶’或‘初’,用‘眼’

^① 维柯认为,拼音文字之前的文字可以称为“诗性文字”,汉字是至今惟一还在使用的“诗性文字”。见《新科学》第429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指放进阳光的窗孔,用一心'指中央,……人把自己变成整个世界了。”^①语言是人创造的,人总是喜欢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整个世界,因此语言中贯串着人的生命是极其自然的。汉语中这类现象极为普遍,如山头、山口、山腰、山脚、屋脊、窗口、针眼、背面、壶嘴、桌面,等等。章太炎也曾谈过这个问题。“抑言语者本不能与外物混合,则表象固不得已。若言雨降(按:降,下也,本谓人自陵阜而下),风吹(按:吹,嘘也,本谓人口出气息),皆略以人事表象。”^②这种现象可直接追溯到汉字。汉字中本来就存在一个人和物生命互通的生命模式。大量的表示人体、人的动作等的汉字,也常常可借来指称物。如“首”本是头部的象形字,后可作为整个动植物的头。如“大”,本是正立人形的象形符号,后扩大到万物之大的性状。“位”,本是人站立形,“立”乃“位”的本字,进而作为人的位置、官位。《孟子·万章下》:“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后用来概指一切空间位置。许多表示人动作的字,也可推而广之,如“俯”本指人低头俯首,后也可指动植物。《礼记·月令》:“蛰虫咸俯在内。”姜亮夫将这种现象视为汉字人文性的重要特点之一:

整个汉字的精神,是从人(更确切一点说,是人的身体全部)出发的,一切物质的存在,是从人的眼所见、耳所闻、

① 维柯《新科学》,第465节。

② 《检论》,见《章太炎全集》第46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手所触、鼻所嗅、舌所尝出发的(而尤以“见”为重要)。……譬如一切动物的耳目口鼻足趾爪牙,都用人的耳目口鼻足趾爪牙为字,并不为虎牙立专字,不为象鼻、豕目、鸡口、驴耳、象目、鸭趾立专字,用表示人的祖妣之且匕作善类两性的差别等等,……汉字不用其物的特征表某一事,只是用“人本”的所有表一切,这还不是人本而何?^①

他的这种说法是相当精辟的。

维柯认为,语言中变无生命为有生命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源于当时人们的无知,只能以自身和经验去类推,像孩子一样,在天真中将万物变成一个活的生命形式。但当人的意意觉醒、主体力量加大之后,仍然沿着这样的思维定势前行,就不是无知所能解释得了的,而应视为一种文化观念的体现。钱穆说:“中国人视天地大自然则如一大生命,一流动欢畅快活之大全体。”^②推己及物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以自我类比天地的风习,刘勰说:人“肖貌天地,秉性五材,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③元王逵说:“人之身,法乎天地,最为清切,且如天地以巳午申酉居前在上,故人之心肺处于前上;亥子寅卯居后在下,故人之肾肝处于后下也。其他四体百骸莫不法乎天地,是以为万物之灵。”^④人们进

① 姜亮夫《古文字学》第69-7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8年版。

③ 《文心雕龙·序志》。

④ 元人王逵语,转引自李约瑟《中国科技史》。

而认为,“人”这个字也包含着天地阴阳之气,所谓“人字左画在上,阳也;右画在下,阴也。水火木金,皆具此二画者,盖阴阳之义也”^①。人的体格通于万物,人的心灵通于万物,人的生命中的一切都处于和万物共通的生命流荡中。语言文字中反映的人与万物共通的现象,就是这种民族思维性格的体现。

这里必须指出,汉字中所体现的这种民族思维性格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是万物的尺度,另一方面万物也是人的尺度,两个方面都是汉字生命有机性的组成部分。用《庄子·齐物论》中的话说,即是“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在人为万物主宰的西方,更强调人对自然的统领,如希腊艺术就是以人体来设置所有事物的性质,在他们看来对象往往只是“僵死的无生命的东西”(柯勒律治语),对象的生命是人所赋予的。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对象本来就具有生命,人们常常以自然来比况人,当人们在自然中发现自我时,实际上是人与自然的互相发现。古文字于此颇多体现。如“生”,《说文》:“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此说甚确。“生”指自然草木之生命,并进而表示整个自然生机勃勃的内在精神。《易传》的“生生之谓易”即谓此。而“姓”,卜辞多见,从“女”从“生”,“生”亦声。《白虎通》:“姓者,生也,人所稟天气所以生者也。”人之生引植物之生为生,即借自然之生命为人的生命。“生”又与“性”通,谓生生乃天地人类之本性。《吕氏春秋·本生》:“立官者以全生也。”注:“生,性也。”又借为人的本性,《书·君陈》:“惟民生厚,因物有迁。”传:“言人自然之性敦

① 周亮工《字触》卷6《说部》。

厚。”这种意义迭合绝非巧合,表明人和自然都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结构,它们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又如“帝”,卜辞中多见,主要有三种用法:一是上帝或帝,是名词;二为禘祭之禘;是动词;三为庙号的别字,如帝甲、文武帝。卜辞中记载帝的权力很大,天上有云是帝之所兴,太空有雷乃帝之所示,风风雨雨,有上帝拨弄,丰年灾岁,惟上帝意愿之所至。而“帝”乃“蒂”之初文,是草木花萼的象形字。这里也昭示出天人之间的共通。

汉字中反映的这种物我共通的生命有机性现象极为普遍,我们从著名的“右文说”中也能看出这一点。“右文说”以“凡同声必同义”这一原理来解释大量的语言现象,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不但犯了“隆声而杀韵”^①的错误,而且过于夸大了以谐声偏旁求义的作用。它的价值,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在于发现了汉字创造中确实存在着一个重要原理,即“以音系联”——以声音相通的方式建立世界的联系图式。从文化的角度看,语音联系形成了意义上的联系,意义上的联系则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生命的认识,声音的网络结构往往将人和动植物、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联成一个系统,由此体现出生命的有机性。如晋杨泉在《物理论》中说:“在金曰坚,在草木曰繁,在人曰贤。千人一贤,谓之比肩。”^②《说文》:“臣,坚也。”“繁,丝缠急也。”“坚,土刚

① 黄焯评黄生语,见《文字声韵训诂笔记》第21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原书已亡佚,这里根据丛书集成初编本《物理论》引,另亦见《艺文类聚·人部》。

也。”宋张世南曾举“青”字云：“青字有精明义，故日无障蔽者为晴，水无溷浊者为清，目之能见者为睛，米之去粗皮为精。”^①此二例皆将人和物统而观之，强调世界一切现象的内在联系性。以“臣”言之，无垠土地中最坚实最珍贵者乃是金，纷芸草木中只有极少数能织成坚韧的丝，而人也像这大千世界一样，芸芸众生，贤达之人万千难以一遇。以物为基点，可以说是“比德”^②；以人为基点，又可说是拟人。

高亨曾对“善”有一段精湛的分析，更能说明这一点：

《说文》：“算，交积材也，象对交之形。”是善有交媾之意。《说文》：“耦，盖也，从木，算声。”朱骏声以耦为算之或体，近之。耦木为室，亦有交算之意。《说文》：“遘，遇也，从辵，算声。”《诗·伐柯》：“我遘之子。”觐者二人相视交观也，与遘微别。《说文》：“媾，重婚也，从女，算声。”《易·屯卦》：“匪寇婚媾。”媾者，两性男女相交观也。《说文》：“耦，和解也，从言，算声。”《易·兑·象传》：“君子以朋友耦习。”^③

高氏进而列举了“溝”、“購”、“簪”等字，以“簪”为“水流相交善者也”，以“購”为“财物相交善也”，以“簪”为“编竹交簪为

① 《游宦纪闻》卷9，据《梦溪笔谈校证》引。

② “比德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管子·小问》：“物可以比君子之德。”

③ 高亨《文字形义学概论》，齐鲁书社1987年版。

之者也”。高氏所举“箒”声之字，皆有相交之意。拨开这一语言表相，其文化心态昭然显示：世界万物均具有联系，均有两两相对之关系，关系性的动态组合构成了生机跃如的世界。两性相交、两人相遇、两人相议、两人做买卖；推之于所创造的工具：藤条相交为箒，樟木为室；再推之于自然，梅渠纵横、草木缠绕，等等。天地自然人类，其形有别，其理则通，人如此，物亦如此，反之亦然。深藏于这一语义现象背后的正是这种有机生命观。

作为生命符号的汉字还有一种内在的节奏性。

文字都是一种“静态”的形式，而汉字却能通过人心灵的作用将其化为“动态”的生命形式。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字形式的内在节奏性。汉字生命节奏性的形成来源于它特殊的符号结构方式，这种结构和人的心灵具有极密切的联系，它像一面张开的网，随时捕捉着人们的心灵反应。

汉字结构基元是单体象形符号，如“人”、“耳”、“口”、“目”等等。每一个符号即为一个意象。大多数汉字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象所组成，成为一种叠象形式。意象组合显示意念，但并不等于它们之间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意象之间所构成的一个整体来表达意念。

很显然，新的意念的出现则在于意象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汉字的生命节奏性也正于焉而体现。“六书”中的会意字大多属此类形式。

通过意象并列的整体来显示意念，这就为人的生命活动提供了创造空间，造字者凭情遣字，用字者迁情入字，从而使静态的形式具有动态的张力。意象并列是让生命自身在汉字结构中

自由地涌现,凝固它们的主要不是逻辑关系,而是内在的生命关系。每个意象有多种意念,创造者一般只选用其中一个侧面。如“明”,《说文》上说:“照也,从月从囧。”以月亮和窗户两个意象表示明亮。创造者侧重于表达这样的关系:月光从窗户射入,给室内带来光明。但这种意象图式还很容易启人以温馨、欢愉、轻柔乃至睿智等联想。又如“安”,女在室中为安,这或许是创造者的观念。而在今天女居室中足不出户则可能不是安好而是懒惰。再如“鑫”,《说文》:“心疑也,从三心。”有如三只“手”意谓“扒手”一般,三个“心”谓心多、心细;人的心思过于细密就会凡事皆心生疑忌,今天还有“多心”之俗语。然而人们为什么不可以从三个“心”中看出“齐心协力”的意思呢?更有意思的是“好”字,它究竟是“女”生“子”为“好”呢,还是“女”和“子”结为秦晋之“好”为“好”呢?抑或是“女子”貌美为“好”呢?这几种阐释都有其意趣,也各有其训诂上的根据,所以诠释起来难免让人有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可见,汉字的意象结构具有很大的张力,引发人们心理节奏的运动。

意象组合的内在张力促使了许多畸形的语言现象的产生。人们常从一己之观念出发去阐释汉字的意象空间,于是出现了望文生意,牵强附会,尽废“六书”之五书而独取“会意”之法。清方文说:“六书之字,莫妙于会意,会意之妙,在合众体以成文。”会意何以为妙,妙则在于“意会”,亦即“仁智异见,拟议无方,此会意之所以妙也”^①。文字本来是约定俗成的,但在许多人看来,

① 《字触序》,载《笔记小说大观》第16册,第234页。